

珍藏版

杀伐

杀伐

杀伐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柳残阳作品全集（之五十八）



伐

（台湾）柳残阳 著

杀伐

(台湾)柳残阳 著

(下 册)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张继全

封面设计 静 彦

杀 伐

(台湾)柳残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经纬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0 印张 8 插页 42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05—525—8/I·455

(上、下两册)定价:29.80 元



柳残阳 近照

柳残阳先生，本名高见几，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风靡海内外，享誉极隆。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其作品功力深厚，构思奇巧，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浪骇涛惊，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鸟倦虫潜。读过一部又一部，部部精彩绝伦，品过一回又一回，回回妙趣横生，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欲罢不能，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追柳族”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不看金、古、柳，枉在世上走！”此言甚是。

责任编辑：葛佳映

封面设计：田 斌

目 录

第 十 六 章	(315)
第 十 七 章	(346)
第 十 八 章	(373)
第 十 九 章	(389)
第 二 十 章	(404)
第二十一章	(413)
第二十二章	(436)
第二十三章	(457)
第二十四章	(479)
第二十五章	(499)
第二十六章	(528)
第二十七章	(549)
第二十八章	(582)

第二十九章 (598)

第三十章 (614)

第十六章

双方已剑拔弓张，已在渐渐接近。

刀啸已迎空响起，杀声渐渐增强。

一点红剑挥出去，道：

“妈的，黄山，你过来……”

铁雄和云龙已等不及东方独孤的命令，双双挥斩着手
中利刃，向那群围过来的人冲去。

施浪大声道：

“大掌柜，这点场面由兄弟来吧。”

东方独孤嗯了一声道：

“别留情，他们是自取灭亡……”

在惨厉的喊叫声中，双方已有了接触，大龙堂的绪人
是久经仗阵的老手，这点阵仗在他们眼里不算什么，出手
下，精武门已躺下了六七个。

靳三绝厉吼道：

“兄弟，拼了。”

斩出的刀影中，包铁头已如疯狂般向靳三绝扑去，他
已受了太多的怨气，那股子恨意全发泄出来，靳三绝是个
高手，但包铁头在拼命，仅几招功夫，靳三绝已被包铁头

打的吐了好几口血——

忽然——

远处响起一连串快蹄之声，那是黄玲，她如风驰电闪般的向这里扑来，在那些杀伐的人群中跃过，只听她撕裂的喊道：

“住手，通通住手。”

东方独孤一呆道：

“黄玲——”

黄玲颤声道：

“大掌柜，只有你能让他们停下手来，我求你，别再这样杀下去，那后果好可怕……”

东方独孤嘴唇一抿，道：

“这是令兄的主意……”

点点头，黄玲叫道：

“我知道，这里面有误会……”

她的发丝披散，一脸的泪痕，双眸企求般的望着东方独孤，近乎乞怜般的凝视这个钢铁般的男人，那种神色，谁看了都会不忍，东方独孤纵是铁石心肠，他也不禁软了下来，沉声道：

“罢了，黄玲，这是看你的面子……”

黄玲感激的，怯生生的道：

“谢谢你，大掌柜……”

转身一声大叫，东方独孤道：

“住手。”

那沉重的叫声如震空的巨雷般，震的每个人耳朵里嗡嗡直响，大龙堂的兄弟进退自如，在他们当家的话声一落的刹那，他们已全部退了回来，与他们的主并排而立，每人剑上还沾着滴滴鲜血。

黄山吼道：

“为什么住手，兄弟，冲……杀……”

黄玲厉声道：

“哥，不准杀了……”

黄山怒声道：

“妹子，你已给精武门带来了不幸，为什么要阻挡老哥出口鸟气，别忘了，你也是精武门的人……”

黄玲冷冷地道：

“你为什么和大龙堂的人过不去？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为我们精武门付出了多少代价……”

黄山怒哼道：

“那全是为了你……”

黄玲一怔道：

“我不懂你的意思。”

黄山愤愤地道：

“你说，你是不是为了他才和辛家解除了婚约……”

黄玲一听辛家这两个字，心里那股火当真是冒了出来，她怒笑道：

“你说辛达是吧？好吧，既然你连老妹子的话都不相信，我就说说辛达这个人吧，他自被左家堡掳去后，我带了兄

弟三番两次去救他，这次亏了东方掌柜的帮助，才进了左家堡，哥，你知道我进左家堡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是辛达抱了左锥子的姨太太，根本没将咱们黄家放在眼里，他不但占了左锥子的妾小，还将我送给左锥子，做为交换那个姨太太的条件……”

黄山一呆道：

“有这种事……”

黄玲冷冷地道：

“这里有大龙堂的兄弟作证，他们都是亲眼所睹，辛达是个什么样的人，值不值得我跟这种人过一辈子，我比谁都清楚……”

黄山闻言心里大震，脱口道：

“辛老爷子可不是这么说的……”

黄玲怒声道：

“他怎么说？”

黄山哼哼地道：

“他说东方独孤勾引你，你才要求辛家退婚……”

黄玲啊地一声道：

“哥哥，你只有我这么个妹子，连自己妹妹的话都不信，而去相信那个老狐狸的话，唉，我真失望，疼我爱我的哥哥，不但不替我抱屈，还帮助外人欺侮我，更可怜的是硬将恩人当仇人……”

黄山脸色通红的道：

“妹妹，辛老爷子德高望重，他不会……”

黄玲黯然的摇摇头，道：

“他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夏二姨迷昏了他的头，所以他不反对辛达玩女人，可惜，黄玲最恨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我宁可嫁，也不会嫁给这种人……”

黄山急声道：

“退婚是极不体面的事……”

黄玲哼声道：

“你只为了体面，有没有想到你妹妹要和一个狂赌滥嫖的人过一辈子，那种痛苦，你又能了解多少……”

黄山摇头道：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传统下的教规，谁也改变不了，你已是辛家的人了，死也要做辛家鬼……”

黄玲冷冷地道：

“我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女人，辛达不仁在先，怪不了我不义，哥，这件事与东方大哥扯不上边，你必须向人家道歉，否则一切后果要你负……”

黄山愣愣地道：

“有什么后果……”

黄玲冷冷地道：

“已有数批江湖人物向这里来了，如果我料的不错，他们的目的是大龙堂，而主事者正是辛老爷子……”

黄山冷冷地道：

“那干我什么事？”

黄玲恨声道：

“你以为辛老爷子会放过你么？别做梦了，他已恨透了咱们黄家，如果他的实力超出咱们很多，我相信他一定也不会放过你……”

黄山厉声道：

“他敢……”

黄玲叹了口气，道：

“哥，他有什么不敢的，当初他向咱们黄家提这门亲事，为的就是要壮大辛家的实力，辛黄两家合婚，江湖上有谁还敢动辛家的念头……”

话声方落，站在远处的铁雄忽然伏在地上，单耳贴在地面上，凝神的听了一会儿，大声道：

“当家的，东北方已有四五十骑向这里奔来，全是一流的好手，那马跑的声音不一样，显然都是久经训练的高手……”

此人当真不简单，只凭了地面上传来的蹄声就能判断出来大约人数和身手，可见铁雄是位了不起的追踪高手。

当机立断，东方独孤道：

“咱们立刻退……”

一点红大叫道：

“我的大掌柜，咱们大龙堂的兄弟可不是孬种，还没干就撤退跑，往后，咱们凭什么跟人家扬名立万……”

东方独孤举目一望，道：

“我不是要大伙逃，我要大伙退向那片苇草堆里……”

那摇曳的苇草有人身般高，密密麻麻一片，大龙堂的

兄弟登时了解东方独孤的意思，各自晃身扑向那片苇草堆里。

黄玲叫道：

“哥，你难道还站在这里发愣……”

黄山叫道：

“他们不是冲着咱们来的……”

黄玲冷冷地道：

“不管他们是冲着谁来的，精武门还是防着点，再说咱们和大龙堂差点结成仇家，在这一刻咱们必须帮助大龙堂的朋友应付这一关……”

黄山望着地上死去的七八个兄弟，道：

“呸，难道我们的人白死了……”

黄玲恨声道：

“那是自找的，怨不得别人……”

她斜睨了那些精武门的高手一眼，又道：

“愿意跟我共同作战的兄弟，跟我来……”

那些精武门的汉子一向对黄玲的印象不错，再加上黄玲待他们如兄如弟般的呵护，她这一召集，立刻全跟了过去，连靳三绝都毫不犹豫的和众家兄弟在一起。

他们很快的将身子隐藏起来，黄山在那里愣了半天，叹了口气，望着远处的苍山云絮，长叹道：

“我难道错了？”

靳三绝低声道：

“黄副门主，他们来了，你快过来。”

黄山虽然心里极端的不愿意，但想到来人尚不知是谁的情形下，一跃身和自家兄弟藏身在一起。

那高及人身的大片苇草，在风啸中嗦嗦而响，而蹄声已渐渐可闻，只见远处如卷起的黑烟般，数十道骑影向着这里疾奔而来。

马上俱是穿着黑衣的佩剑高手，这些人身高马大，个个体健如牛，一看便知是辛家的手下。

当先的是个灰脸汉子，他在各处环目一扫，挥挥手，这些人立刻散开了来，似乎在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果然，他们发现了地上的血迹，还有那些死去的精武门高手。

那汉子嘿嘿地道：

“精武门果然跟他们干上了，金胡子年羹果然料事如神，我们快追上他们，乘他们疲惫之时，给他们痛击……”

另一个汉子在地上看了片刻道：

“他们并没有离开这附近，你看地上的脚印，虽然凌乱，却没有离去的迹痕，大虎哥，咱们……”

那被叫大虎哥的汉子嘿嘿地道：

“咱们在这里等，年羹和百胜客的人就快到了……”

话语间，远处又响起了蹄声——

这阵蹄声密集而快速，眨眼之间，已有七八道骑影向这里奔来，只见金胡子年羹陪伴着七个银衣汉子疾驰而来，迅快的飘落在地上。

年羹嘿嘿地道：

“这几位是西门大爷派来的雪雁七煞……”

那雪雁七煞乃是西北横行的七大高手，老大洪流、老二洪品，接下去是洪善、洪旋、洪烟、洪灰、洪土，这西北七大高手对北国汉子来说，并不陌生，他们兄弟七个一向是同进同出，出手狠辣，使得雪雁七煞之名。

只听洪流嘿嘿地道：

“年兄，咱们搜……”

此刻天色已灰黯的有些朦胧，草摇风吼，这些人俱是北地的汉子，在洪流的吆喝下，他们已自各处搜起来。

藏身在苇草里的大龙堂兄弟，俱已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当知道这样如猎鹰般的高手在搜寻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刀已对准了敌人的咽喉，瞄着他们的对手，他们知道放过一只狼，狼会引来一群狼，所以，他们知道，唯有拼命搏杀才是自救之道。

金胡子年羹生冷的道：

“洪兄，他们会不会跑了？”

洪流嘿嘿地道：

“我不明白，精武门和大龙堂既然交上火，一定有一方是败者，也一定有一方要退走，可是，从这打斗的场面上看，两方都没有走，难道他们长了翅膀不成……”

“管他妈的，哪个让咱们碰上，咱们就插他两刀子。”

在那些搜寻的高手中，已有几个向草业里摸去，他们愈去愈远，而整个人都进入草堆里，只听几声闷哼，再也